

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

异乡的节日



肖复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

前不久，第一次在异乡过中秋和国庆节，感觉和在国内真是不一样。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充满纷争和误解，乃至对立和敌视，民族和国家便不仅成了各自醒目的名片，也成了各自的护身符。在异国，这种感觉更明显，华人特殊的黄皮肤，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再说中国话，那样亲切，让人远远地就会绽放笑容。离开祖国和家乡再遥远，也会涌出一种别样的感觉，素不相识却在瞬间感受到的亲近，就像两只鸟，彼此鸣叫着，飞到了同一个枝头，这种感觉，是在国内体会不到的。当然，连接彼此感情的纽带，谁都清楚，是祖国。祖国这个词，在异乡才会这样别致，让人心里一下子容易发热。

这次来美国住在新泽西，在美国的所有州中，这里华人多而且集中，虽然是在异乡，却也能够感受到节日的气氛。当然，最明显的是在华人的超市里，那里是华人最容易碰头的地方。新泽西有大中华、美东、香港、金门等五大华人超市，中秋和国庆节，这里早早就张灯结彩，红红绿绿的，摆上了各式月饼和各种过节的东西，应有尽有。

前几天，我去大中华超市买东西，看见一个中年男人买肥肠。那里的肥肠洗得格外干净，雪白雪白的，切成四五寸的段，放在盒子里，外面包着保鲜膜。这玩意儿，美国人是绝对不吃的，只有中国人对它情有独钟，不过，即使在华人超市里，也很少有货。我见那男人拿起了两盒肥肠，放进了推车里，见我在身边一直好奇地望着他，转回头对我笑笑说：“这玩意儿少见。”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我马上对他说：“您是北京人吧？”一听我的话，他也马上说：“您也是北京人？”我指着肥肠对他说：“拿这玩意儿回家是做炒肝怎么着？”他说：“要不您说您是北京人呢，一眼就能够瞧出来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美国人都认识。”然后，他对我说，准备过节时给全家露一手，来一锅正宗的天兴居炒肝！他格外得意地说：“一提天兴居，您一准儿知道，我们家那两

个孩子，听我说天兴居炒肝直撇嘴。”我赶紧说：“那是，不尝一碗天兴居的炒肝，哪算得上北京人！”他一拍我的手：“这就对喽，这里的中国餐馆很多，什么菜都有的卖，连豆浆油条都有，就是没有卖炒肝的。我得让他们尝尝这滋味！”我笑着对他说：“多搁蒜！”“那敢情！”

和那男人分手，走出超市，我想，如果是在国内，仅仅是一碗炒肝，会特意给全家在国庆节这一天做吗？一碗炒肝，成了节日庆典的重要节目了呢。同样，仅仅是一碗炒肝，我们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会一下子如他乡遇故知一样，聊这么多这么开心吗？许多事情，就像橘易地而成枳，能够变成另一种滋味，这种滋味让异乡的中国人有了同一种指向，那就是自己的祖国。

我所居住的小区里，中国人和印度人最多。这次来的时间长，结识的同胞也多，各家的孩子大多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彼此都认识，凑在一起商量，说国庆节正好在周末，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庆祝庆祝。其中小田家新买了别墅，家里地方大，还有一个宽敞的后花园，就到他那里庆祝。各家孩子回家便开始布置作业：每家准备好两个拿手菜。于是，再出来散步的时候，碰见几位老人，有了新话题，打听各家的拿手菜是什么，别重了样。没有想到，根本不会重样，来自的地方不一样，风俗和饮食都不一样，花样各异，真的是百花齐放，给了各家大显手艺的机会。我们家最后争论的结果，准备出的是酱烧牛脆骨和八宝银耳羹。

定下这两道菜，就像定下了汇演的两个节目一样，忽然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今天想想，不就是两道菜吗？至于这样激动吗？又一想，这就是在异乡呀，才会涌出这样的感情，普通的菜肴，普通的聚会，也染上了异样的色彩。这就和我在大中华超市里遇见的那位买肥肠准备给全家做炒肝的中年男人一样，普通的炒肝，同样也有了异样的滋味。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堵车经济学



纪录片《睦尔》、《合集纪录片（兄弟）》、《生命的百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眼看》

被堵，几乎是绝大多数居住在大都市的人们都要面对的一种现象。“我不在堵车中，就在接近堵车的路上。”这已经不是一句戏言。全城热堵，堵梦空间，绝对都有大片的范儿了。

不用说，堵车肯定是不经济的事情，多花时间不说，还会耽误很多事情，弄糟车主的心情。可以说，因为多出了堵车这么一档子事，很多人办事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法等都会得以改变。

比如，因为堵车，你会将出行时间提前半小时；因为堵车，你会选择躲避早晚车流高峰时段；因为堵车，你可能会放弃某次外出活动；因为堵车，你会考虑将几件事情凑在一起去办。

上世纪70年代，有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以色列经济学家雅科夫·扎卡维提出了一种“出行时间预算”理论。他发现不管是在美国的城市还是非洲的农村，大多数人花在路上的时间基本上是相等的，大概是1个小时多一点。而意大利的著名物理学家凯瑟尔·马切蒂进行深入研究后也指出，在汽车出现之前的历史上，人类的通勤时间一直维持在1小时左右。他称之为人的“洞穴本能”，认为这是人们对运动和家庭需要之间的一种平衡。

按照古罗马的出行“1小时规则”，专家发现，30分钟行程之后，人们对旅行的满意度开始下降。而堵车，便会大大延长人们的预期出行时间，造成心理上的不满和体能上的疲乏。

如何应对堵车，这是如今的有车族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堵车经济学”也应运而生。其实在国外，就有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关注并研究堵车现象，提出了“幽灵堵塞”、“跷跷板效应”、“团体最优化”等理论。不过，我很怀疑这些理论搁在中国是否能行得通，比如长期难以纾解的京藏高速进京车辆拥堵问题，似乎就不是某种单一理论能

够解决的。倒是拥堵地段周边的农民把“堵车经济学”原理运用得非常自如，利用这个机会卖给司机们食物和水，小小发了一点“堵车财”。

我知道，虽然很多开车人并不研究“堵车经济学”，但一般司机都有一个小算盘，都会盘算如何避开堵车高峰，如何在堵车时纾解自己的心情。因为堵车就意味着你必须多付出油钱，多付出精力，多付出时间，甚至呼吸更多的废气，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增加你生活的成本和负担。

实际上，在美国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堵车已经连带产生了一系列“堵车经济”，比如汽车餐厅，车内方便食品，车内有声读物，车内免提电话、车载视频等。广播业在濒临式微的时候，也因汽车业的发展和堵车现象的增加，得以在交通广播领域施展拳脚，十有八九的车主会将车内广播频道调在交通台上，随时倾听哪里堵车了，哪里道路出了事故。

美国纽约的自由作家汤姆·范德比尔特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开车经济学》，其中绝大多数篇幅写的是堵车问题，用了大量数据和事例来说明人们为解决堵车问题进行的不懈努力。比如他说1982年美国全部交通延时7亿小时，到2003年，这一数据上升到37亿小时，其中26个市区延时几乎增加了655%。1960年，美国人均每天驾驶里程约为21英里，到2001年，这个数字已超过32英里，现在更多。

我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堵车问题就像中东和平问题。”如今大都市的人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捡钱的机会，但他决不会不赶上堵车，无论他开车或坐车。以前在农村好不容易跑过一辆车，顽皮的孩子会追着车尾不放，现在连河北和内蒙古的农民都说：“我可见识了什么叫堵车。”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她的小时代



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紧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

终于赶上了好时代，终于熬出头了——我说的是新一代的女明星，她们的好时代，绝非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或者进军好莱坞，她们好在可以与富二代恋爱，而不是直接面对第一代富人。

这次的新闻人物是大S，她和汪小菲（“俏江南”集团老板张兰的独生子）——订婚，他是1981年生人，曾经去法国留学，现在是“俏江南”执行董事，“兰”会所和“subu”餐厅由他创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多金之外，他竟然十分英俊，是时尚杂志常客，他的博客上还有他穿紧身衬衣的照片，“露出美好身型”（借用亦舒常用语）。而且，他的祖上是贵族——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血统高贵的理想尽管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它有时却会在某些人身上培养出一种独立、自豪、忠诚、无私的精神。”而且他家并不是陡然富起来的，他也经历过清苦的生活——总之，富人的优点全都有，第一代富人的缺点却全都不必有。还有和众多琼瑶女郎共谱过恋曲的汪雨，也是如此，单是“不难看”这个优点，就已经抵过千言万语。

贵族未必像人参果，三千年一结果，也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安稳才能培育出来，至少，也得匀出足够的时间来，让穿过的好衣服长到脸上。早一辈的女明星比较不幸，得直接面对第一代富人，他们奋斗到可以一亲女明星芳泽的地步，多半已经不再年轻了，通常还有结发妻在

一边虎视眈眈地守着——他最早的本钱没准还是她从娘家弄来的。而且，他们身上的新衣服和面容身型还没来得及融合在一起，穿上什么衣服，人还是那个人。玉女也好，欲女也罢，在这种情形下，屈居第二第三，也不算什么，但，一旦事发，即便玉女认真地称自己和对方是“合同婚姻”、“有真感情”，只要两张照片并列出现，群众立刻粗暴地断定——她为的一定是钱，不然，为什么？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种生物性上不匹配的婚恋大量出现，妇女杂志曾大力谴责这种婚恋模式，认为衰老丑陋矮小的富男与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婚恋，是一种倒退，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体貌优先，是生物结合时的第一选择，即便是母猴子，也懂得选择毛皮光滑，体格健壮的公猴子！

现在好了，第二代、第三代富人终于长大，他们的钱，都已经洗刷干净，是安全的、干净的、柔和的，最重要的是，在生物性上，他们和他们的婚恋对象是匹配的，甚至更胜一筹，他们不难看了——这点简直可以视为一种重大的隐喻。

所以，郭晶晶得感谢朱玲玲，经过朱玲玲进行了基因改造的霍家第三代，确实面容俊秀。好看了，就什么都好看了。上一代的女明星，遇见大S，也得百感交集地握住她的手：“你赶上了好时候哇！”像一切切苦思甜电影。

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

没有爱，就没有风景



沂源县人民政府顾问。林一苇，童话作家，收藏家，装置艺术家，生活家，最想成为慈善家。世界爱

这是一个童话般的故事，童话不远，游过太平洋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有一个安大略省，安大略省有一个布勒斯特镇，布勒斯特镇有一个叫华伦天奴的公园。这个公园非常美，一走进这里你就知道，这里的山是从天庭里走过的，这里的树都经过良好的音乐教育，这里的凤被白纱滤过，并经过温泉的水帘，这里的花有妖的脸颊眨着水的眼神……这里，是爱情愿意栖息和恋人愿意在此老去的地方。

每到春天，公园四周角落里“白星”的香就飘散开来。白星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玫瑰，有雪加奶的白，星星样的角，比星星香。“白星”的香将公园里土地的香也激发起来了，人们走进公园，会忍不住脱下鞋来，赤脚，拉着爱人的手走在爱情的大地上。夏天到了，树都会唱歌了，它一大声唱，连接四海的路都通了，四面八方的鸟骑着风来到这里，鱼也来到了这里，恋人们也来到这里，恋人们倚着树，在唱歌，“玫瑰，五月的玫瑰……”秋天到了，公园里公园外延伸20公里的红，那种红是波浪般的，有层次的，次第明暗的，从金黄，到绯红，到丹红，到殷红，到熔金般的赭红酡红……每一片红里，都有醉人的情侣在沉醉。每到冬天，都有一对北极熊到公园来表演，一个男熊表演如何做丈夫，一个女熊表演怎样才是一个温柔的妻子。

每年来公园的人都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这个公园的。这个公园有个特别的规定：一个人是不能去公园的，你必须带着另一半来。明白了吧？你必须带着爱来。

你不要问为什么，这是规定。如果你要问为什么，那他们要笑你了，他们认为，这是多么基本的爱的教义啊。没有爱，哪里还有风景？美丽的风景，如果不和心爱的人一起体会，怎么会有幸福感？不懂得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爱的风景，这个叫“情圣”的公园对于蠢物来说有什么用？哦，忘了告诉你，在意大利语里，“华伦天奴”是情圣的意思，所以，这个公园是为那些视爱情为宗教的人们创建的。

公园是一个意大利人建的。公园和那个著名的服装品牌“华伦天奴”没有关系。

公园里卖很多情人的礼物，这里是爱的天堂，当然也是爱情礼物的荟萃之地。每天，都有最新的爱的礼物摆上柜台。唯一不变的是，有一枚意大利发行的两个人儿手牵手仰



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珍藏邮票展示

望星空的邮票始终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据说，这枚邮票是捐建者的心爱，他要通过邮票表达：爱是人类最美丽的风景。

这枚邮票是意大利1991年发行的，邮票本来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从邮票文字可以看出，这是一枚宣示儿童权利的邮票。可是，由于特别的画面，让很多人读出了“青梅竹马”和“牵手”的味道。这枚邮票成了公园最著名的礼物，当然也有了爱的护身符的意义。

一个加拿大的公园里卖意大利邮票，也引起了小镇人的小小感慨。小镇里的年轻人聚会几次，最后公推镇长出面和公园管理员商榷：这里是不是可以卖加拿大邮票？我们这里的玫瑰也很美丽哦。最后，公园管理方法决定也卖加拿大的情人节邮票，但每年只卖一种，理由是：爱是朴素和简单的表达。从此以后，一枚加拿大玫瑰邮票和一枚意大利邮票并排着放到了一起。有时它们捆绑着卖，理由是：没有玫瑰，爱也少了风景。